

做人得有情义

蓝鸿春

我从小在潮汕长大，听奶奶讲那些“过番”的故事，听说谁家的好公去了暹罗，谁家的阿爸寄回了银信，这些故事像种子一样埋在心底，我决定要把这些故事拍成电影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电影开篇就是黑底白字“阿嬷说：做人得有情义，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”。情义，这是我们最想传递的东西。从翻阅侨批档案到着手剧本创作，从幕后班底到泰国侨胞的大力支持，从每一个配合我们的素人演员到上映后关注他们的观众，我都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这两个字。

在创作的过程中，我们数次去到东南亚，在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越南做了很多调研，采访了八十多岁、九十多岁的老华侨，他们拿出小时候的照片给我们看，讲他们当年下南洋的船，讲他们初到异乡时的惶恐，讲他们如何省吃俭用寄钱回家，我们就照着那些照片，一点点还原电影里暹罗的样子。可以说，电影里90%以上的细节和素材，都有真实原型。我们4个编剧，把无数真实的故事碎片，重新编排成了一封“情书”，讲了一个关于“情义”的故事。

电影筹备阶段，我们阅读了大量侨批档案，里面有极其动人的故事。以前的人，文盲率很高，写信回家，家人要“听信”——请人念，请人写。一个情感传递，经过写的人和读的人，这里面有很特别的戏剧错位。电影里的每一封侨批，都是我们读了几百封真实侨批之后，一点点模仿借鉴的口吻写出来的。像“江海有岸，团圆可盼”那句，我想了两天才写出来。

有一场戏，木生迫激柔掉下水，拍的时候我就掉眼泪了，因为知道他后面真的会掉下水走了。那种宿命感和无常感，让人特别难受，但正是因为有情有义，南枝、木生、淑来才能在无常的人生里找到力量。

还有让我们都特别动容的乌萨奶奶，大家认识她，可能是通过《炖炖的外孙》。因为我们的电影，她第一次来到中国。更奇妙的是，潮汕也许是她爷爷的故乡。那一刻，我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跨越千山万水的力量在牵引。

我们在泰国拍摄期间，也遇到了很多帮忙的华侨华人。电影里本色出演的侨领，在镜头前只出现一两秒却认真配合的同胞，都是靠着同乡的情义，他们不讲条件，不图回报。在泰国的拍摄条件很有限，经费不多，时间也紧，但因为当地同胞的帮助，有人帮我们找场地，有人帮我们联络演员，一切都很顺利。这种同袍情义，与电影里木生和同乡互相帮助扶持是一样的。

还有我们的幕后团队。他们为什么愿意来？是因为他们看了剧本，被这个故事打动了，他们觉得有情有义，就来相帮。一部小成本的方言电影，能得到这么多前辈和同行的扶持，靠的还是一个“情”字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是一封写给所有海外侨胞、写给家国之土的情书，更是对中华儿女精神血脉的深情礼赞。这封情书的每一页，都有这些有情有义的人的笔迹，也是所有这些有情有义的人，替我们把这封信，送到了，谢谢你们。

（作者系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导演，本报记者王慧琼采访整理）

愿做那道桥

姜明典

我出生于1949年。从小但凡有人问起我的名字，我都会多解释一句：“开国大典的典”。我是福建泉州的一个代书先生，就像电影里的“致功”一样，主要工作是帮别人写侨信。以前，泉州很多家庭都有亲人出海谋生，然后他们就成了“海外华侨”。他们定期把家书连同钱款一道寄回，这叫侨批。侨眷们拿着信找到我，我替他们把心里的话落成字，规整成信筒，再让它漂过海峡，抵达新加坡、菲律宾、马来西亚……从我18岁跟着父亲代写侨信，一晃竟59年了。

写信不只是写字，代书也不只是营生，里头要学的东西多着呢。在代书先生的头10年，我和父亲一样下乡写信。写过太多骨肉分离的牵肠挂肚，见过至死不知丈夫早已离世的番客婢，寄出过许多石沉大海的回候。下乡时，我常常一眼就写眼前“客户”过得好不好。我问写什么，但实际找我写信的人大多说不出什么，只不断念叨思念呀、想呀、团圆呀。这些东西，四十年里我写了一遍又一遍。

父亲教我，写信不能太直白，尤其是求汇款的时候，不能开口就要钱。譬如家里要盖房，得先写妻子如何念他，再写孩子读书如何上进，去了才写家里的老屋漏雨了。这不是虚情，是大家都知道，华侨在外，也不容易。侨批眷写信还要学外文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海外寄来的侨批，地址常常是英文，间或杂着别国文字。侨眷们捏着信，认不得来处，便来找我。我白写信，夜间跟着广播里的外语节目，一个词一个词地记。后来能认地址了，能翻译了，再后来能替他们写英文的回信地址。英语之后，又拾了点法语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——华侨去的国家太多，什么样的信都可能落到我桌上。一封信丢了，于客家人、收信人都是天大的事，我不能让那些等了几个月的人，最终等来“地址不详，退回”。

写了这么多年信，有团圆的也有遗憾。我循着父亲的教导“不乱写”，克制委婉地写。但有时候也忍不住。

记得一位番客婢，丈夫去了南洋很多年。她话不多，翻来覆去就是几句“什么时候回来”跟他说家里都好”。我写了几遍，总觉得不够。最后我多写了一句：“生红粉青山，转眼老去，春花秋月等闲度。”我把信交给她听，她红着脸眼睛说：“阿典，你替我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。”写了这么多年信，其实我也被动写过很多次，只是大多数时候不写。

侨信不只是寄钱回家这么简单。那些年里，侨汇是许多家庭的重要生活来源。买大米、建房子、娶媳妇都离不开侨汇。在困难时期，海外寄来的不只是信，还有猪肉、布料、旧衣裳。每逢春节、清明、冬至，海外的华侨除了赡养父母，还会把钱分给亲戚朋友，每人50块，最多的有上千块。村里建校、办喜事，海外的乡亲也会出资。有些老华侨自己在海外节衣缩食，寄回来的钱却够盖一座小学。这样的家国情怀，多么让人动容啊！

改革开放之后，好多华侨回来办厂投资。家乡的姑娘兄弟要办事业，海外的亲戚从来都是大力支持，寄钱出力。现在，同行少了，好多老华侨、老“客户”们也不在了。我每年出邮——5本字典、3块压书石、1张写字纸。这次来北京，是参加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路演。七十多年头一回离开泉州，离开我的小摊。除去来回路程，我只“收”一天，虽然也想着看首都，但唯恐“客户”找不到我，因为好多老人不会用手机。

回去，还要守着我的小摊，我愿做那道桥——话从这头递过去，牵挂到那头带回来。多写一封，故土与海外的牵挂就多一分落着。

（作者系侨批代书先生，本报记者王慧琼采访整理）



侨批①：1950年，潮汕地区实业家、慈善家谢慧如寄给同乡长辈陈廷昇的侨批。彼时谢慧如正处于将事业推向泰国曼谷、商业版图迅速拓展的时期。在繁忙的事务中，她仍不忘关心家乡，在信中写到“祖国自解放后一切情形如何，盼为示悉”。汕头市档案馆提供

侨批②：1960年，南洋8岁孩童谢映昭用铅笔书写信件，向中国潮汕的祖母拜年。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电影团队提供

据《汕头海关志》记载，1864至1911年这47年间，潮汕地区便有约294万人渡海南下。彼时，金融邮政体系残缺，音讯隔绝、汇款无

侨批越山海 家国在心头

一封侨批，能承载多少重量？

在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里，它是数十年不曾遗忘的等待和承诺；在侨批的历史里，它是百年间无数华侨华人越洋寄回的思念与责任。方寸侨批，记录着小家的悲欢，也串联起国家的历史，它是赡养父母的血汗钱，是抗日救国的赤子心，是建设家乡的资金……从银票走进历史，这一封封“情书”，读来仍然滚烫。



影片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背后的侨批故事——

一纸侨批，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

本报记者 李晓宏 彭训文 严瑜 李嘉宝

许多侨民识字不多，提笔写信更是奢望。困局之下，一条民间自发的信传递体系逐渐形成。起初，侨民往来寄递银信，依靠奔走南洋与故土之间的“水客”，他们跨海跋涉，凭信义捎带家书钱款。随着侨民增多、业务扩张，海内外专业批局（信局）兴起。1880年，由福建漳州角美商人郭有品创办的“天一批邓”，是史料记载中国最早的民间国际邮政机构。

据饶宗颐修订的《潮州志》记载，1946年潮汕地区批局达131家，形成收批、中转、核验、分发的成熟体系。在此过程中，“写批人”应运而生，他们帮助侨胞斟酌字句、誉写家书；“批脚”（送批人）穿行阡陌山野，翻山越岭派送信筒。

侨批是许多侨乡家庭赖以存续的纽带，也是海外游子安放乡愁的精神归处。影片中，郑木生邮票漂泊南洋，辛苦劳作，省吃俭用，将汗钱悉数寄回故土，自己却清贫度日，至死未归，便是无数“下南洋”先辈的缩影。

伴随现代金融体系普及、邮政通讯技术发达，传统批局日渐式微。1979年，侨批业务正式归口中国银行，民营侨批业务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一纸薄笺载思念，寥寥墨痕存风骨。作为民间一手原始档案，侨批翔实记录侨胞创业轨迹、各国风土民俗，被誉为“侨史敦煌”，是研究近代移民史、金融史、社会史的鲜活样本。

把最苦的日子留给自己，把最深的牵挂寄回故土。写下对家人、对家乡、对祖国的千金情义。为了生计，一代代人登上“红头船”，告别父老妻儿，冒死“过番”，修铁路、割橡胶、挖矿山、踩三轮……他们把最苦的日子留给自己，把最深的牵挂挂回故土。侨批里，承载着养家的担当。

撑起家人的生计，是侨批诞生之初最质朴、最重要的使命。《潮州志》记载，“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，几占全人口之四五”。汕头侨批文物馆藏最久远的一封侨批，是清光绪七年叶和仁寄给母亲的家书。叶和仁安慰母亲“万望善养宽心自解，勿以儿念在心也”之余，专门嘱咐妻子“洋银式大元，以为母亲买肉之钱”。朴素的言辞之下，是对家人深切的惦念。

侨批里，蕴藏着济乡的深情。“侨母一系致园心”。无论富裕还是清贫，华侨对故土的牵挂一脉相承，捐资建桥、修路、办学，不求回报。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编剧、导演蓝鸿春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，在马来西亚吉兰丹，有一座华人村落，乡亲们的祖籍均为广东汕头澄海。改革开放初期，老村长回到阔别多年的故土，看到进村之路满是泥泞、车辆难行，心中十分酸楚。他并非富商巨贾，却在回到吉兰丹后毅然召集乡亲们集资，为家乡修通了第一条柏油路。这样的故事，在侨乡比比皆是。

侨批里，熔铸着报国的热血。华侨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爱国、爱乡、爱自己的家人。回望历史，无论是烽火岁月里捐资助义，还是和平年代投身家乡建设，华侨的心始终与祖国紧紧相连。



汕头侨批文物馆藏着一封1938年的特殊“回批”仿制件——周恩来、叶剑英等联合致澄海籍旅泰青年侨领苏君谦等3人的回批，确认收到他们为支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办学的经费，对他们的爱国热忱表示“殊堪钦敬”。

在新中国建设、改革开放等时期，侨批同样记录下华侨渴望建国创业的壮志。她励家人投身国家建设的希冀，与外国人分享家乡巨变的自豪与欣喜。从养家，到济乡，再到报国之——侨批的墨迹，由家书升华为史册，由多情洋炼成大义。它沉默如批纸，却分外铿锵有力。

那一年，穿过山海的光，始终明亮如初——它写着过去，照亮着未来

饰演老年阿嬷的演员吴少卿，兄长曾赴南洋务工，家族亲历过侨批往来的历史。这种切身的经历，使她能够走进人物角色。侨批之所以动人，正因为它早已超越文化价值，成为一种文化基因、情感密码、精神印记。它诉说家国同构——辛亥革命时，“慷慨助饷，多为侨侨”；抗战烽火中，许多侨批带着“勿忘国耻”“同胞快醒”“还我河山”等字样。

水客背篓弯腰脊梁，却从不私拆一封批，“没有信用，就没有侨批”，一句道尽中华伦理坚硬的内核。侨批内蕴进取之光——下南洋不是远行，是把命抵押给未知。侨胞谋生、创业，把思念融进汇款单上那一个个沉甸甸的数字里。那一纸侨批，是琥珀，封存着朴素的中国式深情；更是火种，映照出坚韧的民族精神。山海可越，血脉永续。侨批未老，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，化作千千万万侨胞参与（租）国发展的建设的热爱与担当。

无论走得多远，根脉从未断；无论时代如何奔涌，那一束穿越山海的光，始终明亮如初。

没有学过表演，也不会说普通话和潮汕话，在片场时常会遇到语言的障碍。虽然有翻译帮忙，但我刻意地念台词，而是更愿意用拥抱等肢体语言，用简单的拿、送、放这些动作代替语言文字去表达南枝的内心。当老年的南枝把一朵晒干的木棉花，递给专程从中国过来和她会面的老年淑来时，那种情感是跨越了国界和语言的。南枝虽然晚年患上阿尔茨海默病，记不清很多往事，但她握着淑来手，询问“我寄的咸肉好吃吗”，哪怕记忆已经模糊，这种承诺依然深深印刻在她的灵魂里。

饰演年轻南枝的李思潼，表演非常细腻，有着极大的潜力。而在和饰演老年淑来的吴少卿对戏时，那种感觉更是奇妙。淑来临走前递给南枝一家乡人的青橄榄，用潮汕话讲“先苦后甘”。老年南枝被酸涩与回甘激出的表情，是对两人这一生情义与坚守的最高致敬。

演完南枝的一生，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更多感悟。孩子们就像鸟儿，长大后会展翅飞翔。我们老年人要学会自立，不能成为孩子们的负担。我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多抽时间关心家中的长辈，哪怕只是一个简短的电话，也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安慰。生活偶尔会像那颗青橄榄一样有些酸涩，但只要心里有爱，尊重重义，总能品尝到最后的甘甜。

（作者系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女主角南枝（老年）扮演者，本报记者苗春整理）

永远挺拔向上

李思潼

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从开机到杀青再到上映，对我而言，恍然如梦一场。两年前，作为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工程专业的一名大二学生，我的生活轨迹和影视圈没有任何交集，直到蓝鸿春导演在短视频平台看到我的日常，剧组人员打来试镜电话。那一刻，我和家人的第一反应都是“这是诈骗吧”，甚至特意上网反复核查。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赴约，却没想到，那个普通下午的决定让我一步步走到现在。

很多人好奇，一个毫无表演经验的非科班学生，凭什么能从上千人的海选里被选定为谢南枝扮演者。我想，或许是潮汕女孩与生俱来的底色。作为在知名侨乡揭阳土生土长的姑娘，从小耳濡目染的乡情、老一辈慎重且坚韧拼搏的精神，早已流淌在我的血液里。试镜那天，当我用纯正的潮汕话念出那句“木生兄，如果你有哪一天可以回到唐山，一定来告诉我”，天然的情真意切让我满眶含泪。或许正是那个瞬间，让导演看到了谢南枝的影子。

真正进组之后，才发现剧组生活与想象中截然不同。我本以为电影是按照故事顺序从头拍到尾，实际上拍摄却是跳跃着进行的。一个镜头需要多个机位反复打磨，大量幕后工作人员默默付出，让我真切体会到每部作品来之不易。

南枝在影片中经历了七十年跨度，从守着客栈与人计较柴米油盐，到客栈被烧后在废墟里重新站起来；从替木生写下第一封侨批时的不安，到承担起两个家庭的生活；从只懂得守好自己的小日子，到教南洋孩童认读学习古诗——她在岁月中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责任，把原本平凡的一生，活得有担当、有温度、清醒又飒爽。

没有南枝的丰富阅历，我就靠查阅侨批档案、学做手工糕点来贴近她。但真正让我彻底读懂她的，是那些默默伏案替木生写侨批的时刻。油灯下，我握着毛笔安静地写字，听着笔尖划过纸张的沙声，感受到南枝没有外放的表情，却把所有的心酸、惦念与情义都默默扛下来的坚韧。我放下“演”的执念，自然而然走进了她的岁月，用内敛克制、外静内动的方式表现她，陪她见证批局里一代代下南洋者的离合悲欢，跟着她的阅历一起成长。

演了南枝之后我才懂，故乡不只是一个地方，而且是心里的根，是不管走多远都放不下的念想。我也终于体会到侨乡人背井离乡的不易，以及那份代代相传的敢闯敢拼的底色、不忘本心的情怀，也感受到了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藏着的故事与情怀。

最动人的情感，往往藏在最朴素的坚守里。在这个追求“快”的时代里，这个关于漫长守护的故事，教会我慢下来，教会我懂坚守、重情义、懂珍惜。出演南枝的这段经历，也是我人生里珍贵而意外的一场际遇。我在微博写下给南枝的祝福，谢谢你一生的善良与坚守，辛苦了，愿你永远挺拔向上。

（作者系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女主角南枝扮演者，本报记者苗春采访整理）

难忘那枚青橄榄

乌萨·萨梅坎姆（泰国）

我今年70多岁了，做了大半辈子家庭主妇，2024年因主演泰国电影《炖炖的外孙》，让世界上很多观众包括中国观众认识了我。其实，我跟中国的缘分，在我的血液里早就种下。据我爸爸猜测，我爸爸是潮汕澄海人。当年爸爸带着南下南洋，因为刮台风，商船沉没，家里就此失去跟爸爸的联系，我也从未有机会见到爸爸。我一直对中国很向往，虽然生活在泰国，名字也是泰国的姓名，但我长着一张华人的脸，为这份来自中国的血缘感到骄傲和自豪。我对中华文化有浓厚兴趣，喜欢电视剧《上海滩》，也盼望能尝尝地道中国美食。所以遇到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这个让我深爱的剧本，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参演。

那天我和其他主创一起穿着印着片名的墨绿色T恤上台，听到主持人说“欢迎乌萨奶奶”后满堂的掌声和欢呼声，心里特别温暖感动，虽然我满头白发，但感觉自己瞬间年轻了。

我在电影里饰演老年谢南枝，也深深地了解“侨批”承载着血泪与温情的历史。南枝在漫长的岁月里，假扮叶淑来生活在南洋的丈夫木生，不断给淑来写信、寄钱。这部电影最感动我的，就是纯洁友谊和担当，以及在好友去世后依然愿意继续照顾、赡养他国儿媳的善良，这让谢南枝这个女性伟大而光辉。在她身上看到了潮汕人的重信守诺、团结互助和有情有义。

我没有学过表演，也不会说普通话和潮汕话，在片场时常会遇到语言的障碍。虽然有翻译帮忙，但我刻意地念台词，而是更愿意用拥抱等肢体语言，用简单的拿、送、放这些动作代替语言文字去表达南枝的内心。当老年的南枝把一朵晒干的木棉花，递给专程从中国过来和她会面的老年淑来时，那种情感是跨越了国界和语言的。南枝虽然晚年患上阿尔茨海默病，记不清很多往事，但她握着淑来手，询问“我寄的咸肉好吃吗”，哪怕记忆已经模糊，这种承诺依然深深印刻在她的灵魂里。

演完南枝的一生，也让我对生活有了更多感悟。孩子们就像鸟儿，长大后会展翅飞翔。我们老年人要学会自立，不能成为孩子们的负担。我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多抽时间关心家中的长辈，哪怕只是一个简短的电话，也能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安慰。生活偶尔会像那颗青橄榄一样有些酸涩，但只要心里有爱，尊重重义，总能品尝到最后的甘甜。

（作者系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女主角南枝（老年）扮演者，本报记者苗春整理）



“有情有义来相帮”

非常荣幸参演了这部电影，还有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泰国侨胞成员纷纷出境、全力配合，大家都很愿意帮忙，这是我们骨子里的默契。我自幼往返泰中两地，父母叮嘱我要学会潮汕话。在海外，对潮汕人来说，一句乡音，就是通行证。我在海外创业，同胞们把我当成自家后辈，这种同胞情怀，一直在我的骨子里流淌。——泰国华侨、自媒体博主“泰国V姐”陈映岭

我从郑木生身上看到了无数下南洋潮汕人的影子。潮汕曾有一首民谣：“一溪目汗（眼泪）一船人，一条浴布去过番（出洋）。钱根知人知返，勿忘父母共妻房。”先辈当年下南洋，都做着最辛苦最苦活，当他们顽强地生存下来，站稳脚跟后，心中时刻牵挂着家乡和亲人，省吃俭用往家里寄钱，这就是中国人、中国人文化、中国精神。——新侨集团泰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海亮

看完《给阿嬷的情书》后，内心深受触动。数千万华工离乡背井、远渡重洋，甘冒恶劣环境，超时勤工作，参与修建北美铁路，靠着坚韧、勤俭、善良在海外立足，并始终不忘故土亲人。他们这一代华侨，要率先加拼搏精神。——加拿大潮州社团总会常务副会长、国际潮青联合会副会长黄锋

侨批不只是一张汇款单和附言，它是先辈用血泪写就的家书，先辈不会说当地语言，没有资本，没有人脉，硬是用双手在陌生土地上站稳了脚跟，像电影中的谢南枝一样，很多侨胞自己并不富裕，依然帮助非亲非故的同胞、资助村里的孤寡老人。这种“施恩不图报”的善良，体现了先辈骨子里的品质。——广东省第十次、第十一次侨侨侨眷代表大会委员蔡佳馨

电影里的谢南枝，一句承诺就守候一辈子，这是潮汕人性格的真实写照。潮汕侨胞高度重视诚信与契约精神，这是海外华侨华人商业成功和社群团结的基础。潮汕地区和东南亚有一句流传了百年的俗语，“生有二子者，死有大峰公”，意思是活着没饭吃有人给粥，死了有人收尸。“有情有义来相帮”，做人有情有义，自有贵人相助。这种互助精神，一代代传承下来，从来没有断过。——泰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周昭熙（本报记者彭训文、王慧琼采访整理）

侨批③：1938年，华侨郭万道抵新加坡后寄回家的第一封侨批，华侨出洋后寄回家的第一封侨批俗称“平安批”，除了向家人报平安外，还表示自己肩负的责任，不忘赡养家眷的初衷。此封侨批中，郭万道九月廿八日登岸（新加坡），廿九日拜“泰山国币拾元”，“内挟二元文老姆（祖母）收用，一元交三老祖母收用，由（父）挟一元交老姆收用，余望伙食调摄已（以）慰儿念”。张美生提供

统筹：李晓宏 张意轩
策划：苗春 彭训文 严瑜 徐嘉伟 王慧琼
视频制作：王慧琼 汪昱彤
版式设计：陈露 钟金叶 徐嘉伟
侨批解读：汕头市档案馆侨批文化讲师卢宇竹
内容支持：《给阿嬷的情书》电影团队
汕头市档案馆



扫码观看视频